

捐款百万到上亿的科学家 慷慨背后都有一颗赤子心

10月28日,“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旭华向中国船舶七一九所捐赠1100万元个人所获奖金。除了黄旭华院士,“钢铁院士”崔崑、“布衣院士”卢永根等也曾捐出大笔积蓄,支持科研、教育、扶贫等事业。仗之大者,为国为民。慷慨背后是无法想象的节俭,崔崑的一件夹克甚至穿了30年。

黄旭华院士: 奖金几乎全部捐献

10月28日,“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向中国船舶七一九所捐赠1100万元个人所获奖金,作为科技创新奖励基金,以激励更多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我的捐赠,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起到‘种子’的作用,引起社会的响应,让更多的人来关注、关心、支持科研、教育和科普事业。”黄旭华说。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隐姓埋名,荒岛求索,黄旭华和同事们让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如今,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已经退役,但年逾九旬的黄旭华仍在“服役”。“从一开始参与研制核潜艇,我就知道这将是一辈子的事业。”

目前,黄旭华院士几乎已将个人所获得的各级各类奖项奖金逾2000万元全部捐献出来,用于国家的教育、科研及科普事业。

96岁院士崔崑: 一件夹克穿30年

华中科技大学96岁高龄的崔崑教授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金属材料专家。多年来,他和夫人朱慧楠教授捐助助学已超1000万元,这几乎是他们毕生全部的积蓄。

2020年7月,老两口拿出400万元,设立“新生助学金”,每年向133名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每人资助6000元。整个捐资没有仪式,留影照都没有拍,老人专门叮嘱“不要宣传”。但消息还是在校内传开,感动了无数人。

截至目前,崔崑夫妇所捐金额超过1000万元,受益者超过500人次。

崔崑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金属材料专业人才。他的研究成果曾填补国内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997年,崔崑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人称“钢铁院士”。2006年,崔崑告别教学与科研工作,81岁的老人自学计算机,花7年时间敲出200多万字的《钢的成分、组织与构造》,这是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专著。

崔崑夫妇一直住在学校分



配的院士楼内,没有买房子,家具看上去也比较老旧。崔崑的一件夹克甚至穿了30年。老人说,国家培育了自己,这不是“捐”而是“还”。他像千锤百炼的特殊钢,锻造了自己,报效着国家。

97岁院士王振义: 放弃专利献出“救命药”

2020年9月,96岁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及附属瑞金医院终身教授王振义获2020年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面对“奖金准备怎么分配”的提问时,他表示百万元奖金全部捐给扶贫基金会。这已不是老先生第一次捐掉奖金了。

早在2010年,王振义教授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面对500万元巨额奖金,他毫不犹豫地捐给上海交大医学院,余下50万元则分给科研团队中的年轻人。

王振义院士研究的领域在血液学,他开创性地提出了白血病诱导分化疗法。为了让患者都吃得起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药,他主动放弃专利申请,30多年未用救命药为个人赚取一分钱。在中国,这一盒救命药只要290元,还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而在国外,类似抗癌药的价格高达2万元以上。

在被问及为什么不申请专利赚钱,他淡然说:“我们受到的教育,学校里受到的教育、社会上受到的教育和共产党的教育都是医生要将病人放在第一位,不能额外地要钱。”

“布衣院士”卢永根: 无法想象的节俭

2019年8月12日4时41分,中国科学院院士、华南农业



大学原校长卢永根,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89岁。他走了,却把他能留的全部都留给了我们。

2017年3月,87岁的卢永根院士在夫人徐雪宾教授的搀扶下来到银行,将十多个存折的存款转入华南农业大学的账户,卢永根夫妇一共捐出8809446.44元,这是他们毕生的积蓄。

学校用这笔款设立了“卢永根·徐雪宾教育基金”,用于奖励贫困学生与优秀青年教师。当时,卢永根已生病住院,为此次捐赠,他特意从医院来到银行。

卢永根说:“党培养了我,将个人财产还给国家,是做最后的贡献。”

880多万元从哪里来?这是夫妻两人数十年来共同的积蓄,基本都是工资。在卢永根夫妇慷慨捐赠的背后,是无法想象的节俭。

退休后,夫妻俩出行坐公交,吃饭在食堂。平日里,人们总能见到这位老校长、老院士端着一个半日饭盒,静静地与学生们一起排队打饭。

院士家中的摆设,还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破旧的木沙发、老式电视;铁架子床锈迹斑斑,挂帐子用的竹竿,一头绑着绳子,一头用钉子固定在墙上;几张还在使用的椅子,用铁丝绑了又绑……

钱七虎院士: 资助贫困学生30余年

中国工程院院士钱七虎是我国著名的防护工程专家和现代防护工程理论奠基人,为中国防护工程各个时期的建设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防护工程领域取得杰出贡献的同时,钱七虎院士在公益慈善领域也默默奉献,资助烈士子女和贫困学生长达30余年。

2019年,荣获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钱七虎院

士主动提出,把此次获奖的800万元奖金全部捐献出来,在昆山成立助学基金,资助更多品学兼优的贫困家庭子女,让他们有上学、上好学。

他说:“如果一个人追求个人名利,那关注点始终是在个人幸福的方向;如果一个人树立的是基于国家的价值观,那关注的就是国家、民族和人民。”

2020年2月,钱七虎还分两次向武汉捐款650万元。据了解,2019年钱七虎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后,江苏省给了800万元的配套奖励。他把其中100万元捐出,成立钱七虎奖学金,奖励年轻科研人员;之后拿出50万元捐给他的母校上海中学。捐给武汉的650万元,是奖金中的最后一部分。

刘永坦院士: 捐最高科技奖800万奖金

“作为一名普通教师和科技工作者,能够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份殊荣不单属于我个人,更属于我的团队、属于这个伟大时代所有爱国奉献的知识分子。”2020年8月3日,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刘永坦教授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80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设立永瑞基金,用于学校电子与信息学科人才培养。

“雷达看多远,国防安全就能保多远。这样的雷达别的国家已经在研制,中国决不能落下,这就是我要做的事。”刘永坦院士致力于我国海防科技事业40年,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成功研制了我国第一部对海探测的新体制雷达,打造了一支响当当的“雷达铁军”,为中国海疆铸起了一道“海防长城”。

刘永坦院士1953年来到哈

尔滨工业大学求学,后留校任教。“国家、社会和学校,给了我太多的荣誉。我个人的成长发展,离不开党和国家长期的培养、学校的教育和支持。”他说,设立永瑞基金旨在助力学校培养更多杰出人才、打造更多国之重器。

四川大学教授刘进: 奖金用于家庭是浪费

今年9月27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麻醉手术中心主任刘进教授向医院捐赠1亿元,设立规培专项基金,用于激励住院医师、带教师资,提高住院医师临床能力,这也是我国首个由个人捐赠设立的专项规培发展基金。

作为我国著名的临床麻醉学专家,刘进教授已安全有效地完成近2万例麻醉,并带领团队一直致力于麻醉相关研究。其团队研发的“新型骨骼肌松弛药物”“超长效局麻药”两类麻醉新药,于去年进行了转化。按照华西医院科研成果转化激励政策“华西九条”,刘进教授个人获得了1亿元奖励资金。

刘进教授说,我今年65岁,要退休了,有人会说1亿元不是个小数目,对一个家庭来说是一笔不菲的财富,但是我和我的家人都认为,这笔钱用于我们家庭去过上更为舒适的退休生活,是一种浪费,而捐赠给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事业,更具有社会意义,更能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河南78岁老教授王泽霖: 生活简朴住旧楼

2020年年初,河南农业大学退休教授王泽霖向学校捐款8208万元引起广泛关注。这笔捐款全部用来建设高水平的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P3实验室)。

1984年,王泽霖任职河南农业大学牧医系,后任河南农业大学禽病研究所所长。35年来,王泽霖的成绩有目共睹:3项专利、12个新药证书、主持创建重大禽病毒种质资源库、创立浓缩灭活疫苗研发平台,彻底攻克了新型高效鸡新城疫、传染性法氏囊病等多种重大禽病防疫难题。

据媒体报道,王泽霖和其创办的禽病研究所累计成果转化费用近亿元。

尽管如此,王泽霖本人却异常简朴,不仅至今仍住在几十年前建成的旧楼中,在生活中甚至经常被形容为“抠门”,例如能步行就不坐车,能坐公交就绝不叫出租车。

对于近亿元的科研转化资金“裸捐”一事,王泽霖的理由非常简单:“我已经老了,但是科研事业一定得后继有人,这些钱只有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才有价值。”

(据《长江日报》)